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兴兩朝聖政

百官請上還宮

高宗皇帝五

建炎三年夏四月戊申朔宰相朱勝非等言臣等三月二十九日請召苗傅劉正彥等到都堂諭以今國家多事干戈未弭當急防秋之計　睿聖皇帝宜還尊位總攬萬機苗傅等一一皆聽從　太后詔曰吾近以　睿聖皇帝授位元子請同聽政國家艱難義不得辭朝夕不遑亟欲歸政令覽所奏甚契吾心可依所請勝非乃率百官上第一表請　上還宮詔不允百官三表畢時已巳刻　上始御殿百官起居　上猶未肯入內勝非再請遂就西廊搢笏掖　上乘馬

立皇太子

還行宮都人夾道焚香衆情大悅　上及太后同御
前殿垂簾下詔曰朕顧德弗類遭時多艱永惟責躬
避位之因專為講好息民之計今露章狎至復辟為
期朕惟東朝有垂簾保佑之勞元子有踐祚纂承之
託　太后宜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嗣君宜立為皇
太子

龜鑑曰方苗劉之猖獗也杜鵑之詩聞者傷心投
鼠之舉勢不可亟其事至難處也在内則有朱勝
非李炳鄭瑴以正大之理折其鋒在外則有張俊
韓世忠劉光世勤王之師挫其銳取日虞淵洗光
咸池二凶以三月癸未至四月戊申反正凡二十

六日而平蓋張忠猷倡義之功居多焉

呂頤浩張浚次秀州韓世忠以下出郊迓之具言傅等用意姦回當益為備頤浩謂諸將曰國家艱危君父廢辱一行將佐力圖興復今幸已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包藏姦謀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諸公勉之漢翟義唐徐欽業之事可為戒也夜有刺客至浚所浚見而問之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為賊用顧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浚下執其手問以姓名不告而去翌日浚取郡囚當死者詭言刺客斬以徇　己酉御營使司都統制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副都統制劉正彥副之　庚戌詔復用建炎年號

復建炎號

張浚除知院

張浚等與苗劉戰

宰執朱勝非顏岐張澂路允迪皆乞罷　上不許
御筆張浚除知樞密院事浚時年三十三　國朝
執政自寇準以後未有如浚之年少者　淮西制置
使苗傅副使劉正彥並加檢校少保許以所部行
呂頤浩張浚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河
爲陣於中流植木爲鹿角以梗行舟翊以旗招引世
忠兵出戰世忠率將士當前力戰張俊次之劉光世
又次之軍小却世忠叱其將馬彥溥揮兵以進塗淖
騎不得騁世忠下馬持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
以死報國若面不帶幾箭者必斬之頤浩在中軍被
甲立水次出入行伍間督戰翊等敗走傅正彥遣兵

苗傅夜遁　世忠光世入見　太后撤簾

援之不能進順浩等進兵北關傅正彥見之曰請設盟誓兩不相害　上賜金勞遣傅正彥退詣都堂趣賜鐵券勝非命所屬檢故事如法製造是夕傅正彥引精兵二千人開湧金門以出命其徒所在縱火遂夜遁尚書省檄諸道捕傅等世忠俊光世馳入城至行宮門閤者以聞　上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光世俊繼至並見于內殿　上嘉勞久之　辛亥太皇太后撤簾呂頤浩張浚引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咸以手加額班退勝非留身乞罷　上曰何必堅去勝非曰國家厄會君與相當之以　陛下聖德尚避位二十餘日臣實何人豈可苟安相職　上曰卿

召張浚入禁中

立賞捕苗劉

言有理朕更思之勝非頓首謝顥浩浚旣見　上遂
召趙哲李迨楊可輔辛道宗李承造王圭等俱對
上特召浚至禁中謂曰　隆祐皇太后知卿忠義欲
一識卿面適垂簾見卿自庭下過矣浚皇恐謝　上
欲倚浚爲相浚辭以晚進不敢當是日平寇左將軍
韓世忠手執工部侍郎王世脩以屬吏并拘其妻子
詔制置使劉光世鞫其始謀以聞　苗傅犯富陽縣
遣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　壬子　上初御殿受朝
知樞密院事張浚等言逆臣苗傅劉正彥引兵遁
走乞行下諸州生擒傅正彥者白身除觀察使不願
就者賞錢十萬緡斬首者依此捕獲王鈞甫馬柔吉

令忠世堂
世光參

張逵苗瑀苗翊並轉七官其餘一行官兵將校並與
放罪一切不問仍多降黄榜曉諭從之　執政奏事
畢朱勝非再留身乞罷　上未許勝非曰臣若不去
人必以爲有所壅蔽臣去之後公議乃見　上問可
代者勝非曰以時事言之須呂頤浩張浚　上曰二
人孰優勝非曰頤浩練事而麄暴浚喜事而踈淺
上曰俱輕浚太少年勝非曰臣向自蘇州被召軍旅
錢穀悉以付浚後來勤王所事力皆出於此此舉浚
實主之勝非拜辭將退　上曰即令吏押卿赴都堂
令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皆參堂以正朝廷之體勝
非曰臣聞唐李晟平朱泚之亂奏云謹已肅清宮禁

朱非相
勝罷

祇奉寢園當時寇汙宫禁晟擊出之故云肅清今陛
下還宫已數日將士直突呼呌出入殿門誠爲不知
理道勝非退見光世已下于都堂世忠曰金人固難
敵若苗傅但有少許漢兒何足畏者勝非曰請太尉
速追討毋令過江於是御史張守亦論勝非等不能
思患而預防致賊猖獗乞罷政疏留中不出　癸丑
尚書右僕射朱勝非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
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兼御營使　門下侍郎顏岐尚書右丞張澂並罷
岐提舉南京鴻慶宫徵知江州兼江東湖北制置使
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提舉醴泉觀兼侍讀　同

王世修伏誅

吳湛伏誅

簽書樞密院事李炳守尚書右丞　鄭瑴進簽書樞
密院事　監察御史陳戩奉詔審鞫王世修于軍中
世修言先伏兵斬王淵繼殺內官然後領兵伏闕脅
天子禪位此皆始謀實情戩以聞詔斬世修于市
苗傅犯桐廬縣　甲寅殿前都指揮使御營使司提
舉一行事務劉光世為太尉御營副使先是御營副
使皆以執政為之比光世還朝　上議擢光世樞筦
既而改命　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充御營左軍
都統制御營前軍統制張俊充御營右軍都統制
斬御營中軍統制官吳湛　上以湛佐二叛為逆諭
韓世忠使圖之世忠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執以

反正赦天下

黃槩薦趙鼎

不許內侍用事

出詔戮湛於市以統制官辛永宗爲御營中軍統制
乙卯赦天下舉行　仁宗法度錄用元祐黨籍即
嘉祐法有與元豐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格聽從寬
係石刻黨人並給還元官職及合得恩澤應諸路上
供木炭油蠟之類有困民力非急用之物並罷　丙
辰苗傅至白沙渡所過焚橋梁以遏王師劉光世遣
其前軍統制王德助喬仲福討之　丁巳先是右司
員外郎黃槩應詔薦朝奉大夫趙鼎遂以鼎行尚書
司勳員外郎　詔自崇寧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
理宜痛革自今內侍不許與主兵官交通假貸饋遺
及干預朝政如違並行軍法　苗傅犯壽昌縣所至

張燾應詔言事

敵居人熟以爲軍 戊午通判湖州張燾應詔上疏大略謂人主戡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者 陛下踐祚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 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豈非胷中之誠有未修乎又言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用捨而已夫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乎又言防守大江烏合之衆不諳戰陣又言侍從臺諫至國家大事則坐視而不言又言巡幸所至不免營繕重困民力時論以爲當 統制官喬仲福追擊苗傅至梅嶺與戰敗之傅走烏石山 庚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頤浩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御營使尚

合三省為一

書右丞李邴改參知政事時言者復引司馬光併三省狀請舉行之詔侍從臺諫議御史中丞張守言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更集衆徒為紛紛既而頤浩召從官九人至都堂言委可行悉無異論頤浩乃請以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侍郎並為參知政事尚書左右丞並減罷自元豐改官制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復之尚書承而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自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 宣仁垂簾大臣覺其不便始請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歷紹聖至崇寧皆不能改議者謂門

宰執請舉官

併省百官

下既相同進公事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東省之職可廢也及是　上納頤浩等言始合三省為一如祖宗之故論者韙之　宰相呂頤浩知樞密院事張浚言令天下多事乞命庶寮各舉內外官及布衣隱士材堪大用之才擢為輔弼協濟大功詔行在職事官各舉所知以聞　權罷祕書省（紹興元年二月復置）廢翰林天文局（紹興二年七月復置）并宗正寺歸太常（紹興三年六月復置少卿五年閏二月復置寺）省太府司農寺歸戶部（紹興三年五月復太府十一月復司農）鴻臚光祿寺國子監歸禮部（紹興三年六月復國子二十三年二月復光祿二十五年十月復鴻臚）衛尉寺歸兵部太僕寺歸駕部（並不復置）少府將作軍器監歸工部（紹興三年十一月復將作軍器惟少府不復）皆用

減六曹吏
舉謀智藝武官

軍興併省也　減尚書六曹吏自主事至守當官凡六等定爲九百二十人　苗傅犯衢州守臣胡唐老據城拒之會大雨雹城上矢石皆發不克攻遂引去
丙寅苗傅犯常山縣　丁卯　上發杭州留簽書樞密院鄭瑴衛　皇太后　御營左軍都統制韓世忠請身往討賊以世忠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之世忠入辭白　上曰臣當撲滅二賊未審聖意欲生得之耶或函首以獻也　上曰能殺之足矣世忠曰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爲宗社刷恥　戊辰苗傅犯玉山縣　庚午詔天下帥臣監司守令采訪寓居文武官有智謀及武官武藝精熟者具名以聞量材

王德毅陳彥章　立皇太子　定三省吏額　范瓊反狀

録用　辛未苗傅屯沙溪鎮統制官喬仲福王德乘間入信州會統制官巨師古自江東討賊還與仲福會傳未至信州州十里聞官軍在遂還屯於衢信之間初韓世忠喜德之勇鷙欲使歸其麾下乃令腹心健將陳彥章圖之德與彥章適會于信州同謁郡將彥章進揖德頗倨彥章怒拔刃剌德不中德奪刃殺之

壬申制以皇子魏國公旉立爲皇太子　丙子初定兩省吏額丁丑初定尚書省吏額　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自壽春渡淮遣騎卒五人之廬州從安撫使胡舜陟責贍軍錢帛舜陟執斬之遣一騎還報諭之曰將軍受命北討今棄而南自爲寇吾豈竭生靈

張浚宣撫陝蜀　張浚請西幸　再竄汪黃

膏血而為汝資宜急去舜陟又檄諸郡勿給其糧璵
遂浚江之洪州屯駐　五月戊寅朔　上次常州詔
知樞密院事張浚為宣撫處置使以川陝京西湖南
北路為所部初　上問浚以方今大計浚請身任陝
蜀之事置司秦川令呂頤浩扈駕來武昌　上許之
詔英州安置黃潛善降充江州團練副使永州居
住汪伯彥降充寧遠軍節度副使並即其州安置始
潛善之斥也其兄潛厚以分司居道州潛厚聞命徑
歸邵武軍朝廷聞之為降守臣張鬉一官潛厚乃去
　庚辰江浙制置使周望引兵至衢州而苗傅與其
徒犯江山縣傅之軍行也常以王鈞甫馬柔吉將赤

斬王鈞甫馬柔吉　祭陳東張慤墓

心隊爲先鋒去大軍十里而屯時　上命諸將以罪
止傅兄弟及劉正彥鈞甫柔吉張逵餘皆罔治赤心
軍士聞詔寬人乃叛傅鈞甫遂焚河梁以斷其路率
赤心之衆降於望望使人受降書未幾其前軍統領官
張翼等七人謂鈞甫反覆斬鈞甫及柔吉父子首以
降賊黨大懼詔以翼爲閤門衛大夫溫州觀察使傅等
聞韓世忠且至遂引兵趨信上世忠聞之恐其滋蔓
閩廣乃自浦城提出以邀之　辛巳　上次鎮江府
翰林學士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御等令守臣
併張慤致祭　上諭執政以慤古之遺直東忠諫而
死皆厚卹其家焉　癸未翰林學士滕康爲端明殿

張浚西行議格　黜張志諂詭　上至江寧府　改江寧為建康　洪皓使金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康既秉政張浚西行之議遂格

甲申中書舍人張志罷志初入見言　上即位以來無纖毫之失　上謂大臣曰自古人君不患無過患不能改過耳志諂詭如此豈可寘之從班乃落職宮觀　乙酉　上至江寧府駐蹕神霄宮　御筆建康之地古稱名都其以江寧府為建康府　起復朝散郎洪皓為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充大金通問使　丁亥苗傅寇浦城縣時御營副使司前軍統制王德既殺陳彥章欲與韓世忠戰世忠曰苗劉未平若與之戰乃是更生一敵不如避之夜世忠將至浦城北四十里與傅正彥遇于漁梁驛正彥屯溪北傅

韓世忠擒劉正彥　張浚招薛慶　天文學生內宿

屯溪南跨溪據險設伏相約爲應世忠率諸軍力戰驍將李忠信趙竭節恃勇陷陣右軍統制官馬彥溥馳救死之賊乘勝至中軍世忠瞋目大呼挺矛而入正彥望見失聲曰吾以爲王德乃韓將軍也正彥少却世忠揮兵以進正彥墜馬世忠生擒之盡得其金帛子女傅棄軍遁去　己丑初薛慶既據高郵兵至數萬人知樞密院事張浚聞慶等無所係屬欲歸麾下親往招之浚渡江漸賓以兵降及是至高郵入慶壘從者不滿百人浚出黃榜示以朝廷恩意慶感服再拜　辛卯詔太史局天文官許將帶學生內中止宿以備宣問天象　乙未知樞密院事張浚罷爲資

張浚罷尋復

復置兩省檢正

擒苗傳苗翊

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初薛慶欲求厚賞乃留浚三日而外間不知謂浚為慶所執浮言胥動真州守臣以聞呂頤浩與李邴滕康共議罷浚樞筦　己亥都省言自兵興以來天下多事四方文移增倍於前日宰執精力疲耗於案牘而邊防軍政所當急者反致稽緩此無他中書別無屬官故也望用熙寧故事復置中書門下省檢正官二員分書六房事省左右司郎官二員從之　是日苗翊率衆出降復用其將孟皐計欲遁之溫台裨將江池聞之殺皐擒翊降于制置使周望有舉子程妥者崇安人時敵在傳軍為傳謀與苗瑀張逵収餘兵入崇安縣統制官喬仲

御書製詩賜張浚

福王德共追之盡降其衆傳夜脫身去變姓名爲商人與其愛將張政亡之建陽縣土豪詹標覺而邀之留連數日妥知不免密告標曰此苗傅也標執以告南劍州同巡檢呂熙熙以赴福建提點刑獄公事林杞杞懼政分其功與熙謀使護兵殺政崇安境上自以傳追世忠授之遂檻赴行在　辛丑張浚自高郵至行在復以浚知樞密院事浚辭曰高郵之行徒仗忠信雖不至如所傳聞然身爲大臣輕動損威其罪莫大詔不允遂以慶守高郵軍　上親書御製中和堂詩賜浚曰願同越勾踐焦思先吾身卒章曰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　丙子命諸路漕臣驅磨常平

驅磨常平錢物　分江州建康路　殺揚進復西京　久雨召言闕政

失陷錢物具數申尚書省仍樁收以待詔用　丁未
尚書省請以江池饒信州為江州路建康府太平宣
徽州廣德軍為建康府路並以守臣充安撫制置使
其江州守臣更不帶江東湖北字入銜從之　京西
北路制置使翟興擊叛將楊進殺之遂復西京　六
月戊申朔東京留守杜充兼宣撫處置副使節制淮
南京東西路　己酉　上以久雨不止慮下有陰謀
或人怨所致以諭輔臣於是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
去　上曰宰執豈可容易去位來日可召郎官以上
赴都堂言闕政
臣留正等曰周書言三公燮理陰陽漢故事遇災

異則策免三公蓋以燮理愛人而至於致災宜其不免於咎　太上皇帝以久陰霖雨不止宣諭宰執不及其他獨使召郎官以上言己之過失而將以收人心召和氣銷天變此宋景公所以退星舍而子韋之所以賀延壽也聖德如此

御史中丞張守言陛下罪己之詔數下矣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爾倘能應天以實不以文則安知譴告警懼非誘掖陛下以啓中興之業乎先是守爲副端嘗進修德之說疏凡三上且曰願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　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　二帝母后膻肉酪漿之味服細暖之衣則思

李陵
應詔
言事

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苦寒操予奪之柄則思 二
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 二
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 二帝母后
誰爲之尊禮要如舜之兢業湯之危懼大禹之菲惡
文武之憂勤聖心不倦盛德日隆而天之不助順者
萬無是理也及是又申言之且曰天時人事至此極
矣陛下觀今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置施
設與前日未始異也中書舍人李陵言臣者君之陰
妻者夫之陰北方者中國之陰金人累歲侵軼生靈
塗炭城邑邱墟怨氣所積災異之來固不足怪惟先
格王正厥事則在我者其可忽耶臣觀廟堂之上無

擅命之臣惟將帥之權太盛宮闈之內無女謁之私
惟宦寺之習未革且陽爲德陰爲刑常雨常寒陰道
太盛陛下正當修德以應天能制將帥乃德之剛能
抑宦寺乃德之正事宗廟以孝禁盜賊以義謀國以
智安民以仁如此行之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吏部
侍郎劉珏言北方強大陰盛陽微故陰雨爲災此羣
臣所共知也若乃孝悌通神明至誠動天地此陛下
所宜知羣臣未嘗言也願陛下精禱於天詳見於事
揭爲臺觀以表望思時遣使人以伸祈請則孝悌之
道至矣陛下有仁聖之資而二三執政專爲蔽塞願
取建炎以來所下詔令參稽而行則至誠之道著矣

趙鼎言新法紹述　罷安石配享　招武士　錄用死節子孫

此感人心銷天變召和氣之大者也　上嘉納之司勲員外郎趙鼎言自熈寜間王安石用事肆為紛更祖宗之法掃地而生民始病至崇寜初蔡京託名紹述盡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之黨未放臣謂時政之闕無大於此何以収人心而召和氣哉　上納其言遂罷安石配享　癸丑詔諸路帥臣監司郡守許招來材武之士官為給食仍量材録用　乙卯詔軍興以來忠義死節之家令中書省樞密院籍記姓名優加存恤訪其子孫量材録用　丙辰苗傅後軍部將韓僖陷光澤縣傅之敗也僖以兵趣邵武軍入城焚掠趣建昌軍守臣方昭率

劉光世招韓儁

詔以四事自責

罷增置射士

衆守備賊一夕遁去進犯撫州入城縱掠又攻湖口縣渡江至蘄州會劉光世駐軍汀州遣人招儁儁往見光世因更名世清號小韓尋詔世清添差蘄州兵馬鈐轄　庚申　隆祐皇太后至建康　上率羣臣迎于郊外　辛酉　上手詔以四事自責一曰昧經邦之遠圖二曰昧勘難之大略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命出榜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悔過之意　丙寅罷江浙荆湖閩廣增置射士三分之一既而言者以為無益乃罷武尉不數年而所增射士盡廢之　丁卯右司諫袁植罷初植請再貶汪伯彥而誅黄潛善及失守者權邦彥朱琳等九人　上

貶衮植請殺戮

呂祉言聰明

曰渡江之役朕方念咎責己豈可盡歸罪大臣植乃朕親擢雖敢言至導朕以殺人此非美事呂頤浩曰聖朝弼臣罪雖大止貶嶺外故感德可以祈天永命植發此念已傷和氣滕康曰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乃下詔略曰朕親擢衮植置之諫垣意其補過拾遺以救闕失而植供職以來忠厚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宜戒可出知池州明日康見 上曰大哉王言太祖以來未嘗戮大臣國祚久長過於兩漢者此也未幾潛善卒于梅州 尚書司勳員外郎趙鼎行右司諫監登聞檢院呂祉守右正言祉上疏論致治之要以聰明為本持養之道要在有益於聰明者為之

呂祉進三策　罷新置教授　置樞密編修官

勿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有損於聰明者去之勿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疏入 上召對祉復進三策其一曰自古撥亂同於創業之君其二曰自古得天下必以人心之同其失天下必以人心之異其三乞付諸大將以節制之權 上悉嘉納遂有是命

罷諸州新置州學教授員 癸酉樞密院言自兵興至今軍政事務倍於平時欲依 祖宗朝置檢詳官兩員序位在左右司之下編修官四員止存一員依舊看詳條法從之 甲戌 上自神霄宮入居建康府行宮 御史中丞張守試尚書禮部侍郎守嘗論呂頤浩不可獨任而張浚不宜西去 上不然之會

張守攻梁揚祖　正士不宜輕去

有旨以東京糧運不繼復命梁揚祖爲發運使專切措置糧運以餉中都權給事中劉寧止言其不可詔以次官書讀行下遂命起居郎綦崈禮兼權給事中守言揚祖不可用請罷之中書舍人季陵亦封還錄黄論揚祖前爲發運使未及半年而中都之人至於相食此則揚祖之罪孰謂揚祖知首尾乎守再上疏論列不報疏三上揚祖乃請奉祠守言揚祖以自請得祠是臣在憲臺言無可采因乞補外遂有是命守力辭不拜 上命呂頤浩召守至政事堂諭以正士不宜輕去朝廷守乃受命 中書舍人范宗尹爲御史中丞首言設若敵騎深入當以控扼之事責之將

誅苗傅劉正彥

平苗劉之賞

相陛下姑引而避之中書舍人季陵亦言建康陛下所當守亦敵人所必攻九江上流有建瓴之勢淮南諸郡有脣亡之憂臣願陛下為馬上之計　乙亥金人陷磁州　秋七月辛巳韓世忠軍還執苗傅劉正彥苗翊詣都堂審驗畢磔于建康市梟其首正彥臨刑瞋目罵傅曰苗傅匹夫不用吾言遂至於此　癸未御前左軍都統制韓世忠為檢校少保武勝昭慶軍節度使賞平苗劉之功也　上遣使賜世忠金合且御書忠勇二字表其旂幟又封其妻梁氏為和國夫人制曰智略之優無媿前史給內中俸以寵之將臣兼兩鎮功臣妻給俸皆自此始　范瓊為御營使

王庭秀以論顧浩罷

貶朱勝非等

司提舉一行事務時瓌自南昌入見故以命之　殿中侍御史王庭秀知筠州右司諫趙鼎行殿中侍御史先是庭秀論呂頤浩除擬不公故有是命右正言呂祉奏曰朝廷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緣論大臣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願陛下以言章示大臣使之自省置身無過之地如或不悛黜之何惜　甲申詔曰朱勝非顏岐張浚路允迪當軸處中荷國重任而不能身衛社稷式遏兇邪方逆臣亂常之日恣其淩肆以紊機衡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孔子以為焉用彼相令二兇既誅典刑斯正勝非之徒盍論其罰於是勝非自觀文殿大學士

貶朱勝非等

張浚請誅范瓊

知洪州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岐落資政殿學士依舊提舉南京鴻慶宮允迪自資政殿學士淮西制置使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徽自資政殿學士江州路制置使坐明附二兇責授秘書少監分司西京衡州居住　御營左軍都統制韓世忠訟王德擅殺其將陳彥章詔德除名彬州編管　丙戌范瓊引兵趨闕入見知樞密院事張浚奏瓊大逆不道罪惡貫盈呼吸羣兇布在列郡以待竊發若不乘時顯戮他日必有王敦蘇峻之患　上許之遂以張俊兵擁縛付大理使劉光世出撫其衆曰所誅范瓊耳若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於是以八字軍還付新

知洮州王彥而餘兵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
大事記曰蓋自　宣和末羣盜蠭起　建炎以來
祝靖薛廣党忠閻僅王存之徒雖皆招安而淮寧
山東河北之盜皆擁兵數萬拱州之黎驛單州之
漁臺亦有潰卒數千趙萬襲常州張遇焚眞州丁
進犯壽春桑仲據襄陽戚方犯鎮江楊勍犯處州
劉超據荊南王闢犯房州崔增犯太平州張用據
桂陽軍趙延壽犯德安軍皆隨滅隨起甚而范瓊
召見亦不肯釋兵則天子之兵皆盜矣所幸事變
興而人才見保護聖躬勝非之力居多倡義勤王
張浚之力居多故一月而除二兇而范瓊之謀逆

太子薨

李時雨言儲貳

浚又與劉子羽謀之府中之文字夜成廡下之黃
紙旦出瓊遂就擒三大奸既除而内盜始息矣
元懿太子旉薨年三歲詔輟五日朝　戊子簽書
樞密院事鄭瑴薨于位瑴執政甫百日　上甚悼之
謂大臣曰朕喪元子猶能自排遣瑴訃至殆不能釋
也　己丑資政殿學士王綯參知政事試兵部尚書
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　庚寅鄉貢進士李時雨上
書曰臣竊聞皇太子服藥不痊事之既往夫復何言
而承嗣之道理不可後為今之計欲乞暫擇宗室之
賢者一人使視皇太子事以係屬四海增重朝廷俟
陛下皇太子長成昇之東宮則以一王封視皇子亦

諫院　不隸　後省

范瓊　伏誅

不爲嫌也伏望陛下斷以不疑而力行之書奏詔曰下押出國門建炎以來言儲貳者葢自時爲始　辛卯詔諫院別置局不隸後省許與兩省官相見議事元豐初用唐制置諫官八員分左右隸兩省至是始復之如祖宗之故　升杭州爲臨安府　壬辰詔范瓊就大理寺賜死　丁酉鑄三省樞密院銀印　庚子尚書户部侍郎湯東野試工部侍郎兼知建康府時建康府寓治保寧僧舍而江浙制置使韓世忠屯蔣山遂守臣連南夫而奪其治寺殿中侍御史趙鼎言南夫緩不及事固可罷然世忠躬率使臣排闥而入逐天子之京尹此而可爲孰不可爲矣願下詔切

得趙鼎 廷尊朝
湯東野 戍兵
張浚赴 川陝

責世忠而罷南夫仍治其使臣之先入者此為兩得
上曰唐肅宗興靈武諸軍草創得一李勉然後知朝
廷尊令朕得卿無愧昔人矣因降南夫知桂州而以
東野知建康府戍兵故皆羣盜喜攘奪市井東野峻
法繩之不少縱民恃以安　知樞密院事張浚以精
兵千五百人騎三百發行在賜度僧牒一萬紫衣師
號五千為軍費　上賜川陝官吏軍民詔曰朕嗣承
大統遭時多故夙夜以思未知攸濟正賴中外有位
悉力自效共拯傾危今遣知樞密院事張浚往諭密
旨黜陟之典得以便宜施行卿等其念　祖宗積累
之勤勉人臣忠義之節以身徇國毋口名教之羞同

杜充同知院

德一心共建隆興之業當有茂賞以荅殊勲浚辟知秦州劉子羽參議軍事尚書考功員外郎傅雱兵部員外郎馮康國主管機宜文字忠州防禦使王彥爲前軍統制彥將八字軍以從太學博士何洋閤門祇候甄援等俱從行康國將行往辭臺諫趙鼎謂之曰元樞新立大功出當川陝半天下之責自邊事外悉當奏稟蓋大臣在外忌權太重也　壬寅詔迎奉皇太后率六宮往豫章且奉太廟神主景靈宮　祖宗神御以行以參知政事李邴簽書樞密院事滕康並爲資政殿學士邴權三省樞密院事東京留守杜充同知樞密院兼宣撫處置副使呂頤浩張浚薦

武臣少知義理

之也仍命充總兵防淮　八月戊申環慶經略使王似言方今用兵之際關陝六路帥乞用武臣呂順浩曰臣少識种諤职小而爲西夏信服令之武帥類皆關將非智將罕見如諤之比杜充曰方今艱難帥臣不得坐運帷幄當以冒矢石爲事上曰王似未知武臣少能知義理若文臣中有智勇兼資練達邊事如范仲淹者豈必親臨矢石何爲多藉武帥　己酉移浙西安撫司於鎮江　壬子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李邴提舉杭州洞霄宮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滕康進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吏部尚書劉珏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仍許珏綴執政班奏事　丙辰奏祠部度牒改

度牒改用綾紙

林勲獻本政書

王琮不刊通鑑罷

用綾紙做茶鹽鈔法用朱印合同號仍增綾紙工直錢十緡通舊為百二十緡自治平末年始鬻度牒渙江後軍興費廣用度多仰之舊以黃紙印造故偽者易為至是戶部郎中朱異等以為言始有是命　辛酉廣州州學教授林勲獻本政書十三篇勲以為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

癸亥兩浙轉運副使王琮罷仍奪職坐不刊行資治通鑑板本也始范冲刻是書垂成而去琮至遽罷之言者劾琮指司馬光為奸人謂通鑑為邪說必欲毀板恐其流傳故有是命　乙丑權東京留守判官

上官悟權留守

用兵營造費財

程昌寓自京城還蔡州初杜充既去昌寓以無糧不可留引所部還蔡副留守郭仲荀亦引餘兵歸行在遂以京畿轉運副使上官悟權京城留守自悟權留守後命令不復能行留守司名存而已　丙寅　上謂輔臣曰國用匱乏之政以所費處多呂頤浩曰用兵費財最號不貲故漢文帝不言兵而天下富　上曰用兵與營造最費國用深可戒也

臣留臣正等曰漢武帝外事四裔内侈宫室剥民之膏極矣及盜賊蜂起乃始封宰相以富民侯顧奚益哉　太上皇帝以用兵營造為蠹財之戒其有鑒於斯乎然臣嘗竊議之二者為財用之蠹雖均

中丞臺綱所係

宮室之奉所當深戒師旅之興有出於不得已者文帝惜露臺百金之費而乃講武於上林聚兵於廣武豈靳營造而輕於用兵哉蓋應敵之備不得不然也 太上皇帝在位三紀臺榭苑囿無所營繕內帑所積甚富及金兵南侵餽餉賞犒之費盡出於此而民不知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而後知聖慮無一日不在斯民也

甲戌禮部尚書曾楙爲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張守爲翰林學士先是殿中侍御史趙鼎入對論守無故下遷 上曰以其資淺鼎曰中丞臺綱所係豈計資耶且言事官無他過願陛下毋沮其氣時 上每

除言官即置一簿考其所言多寡鼎爲臺諫三月而言四十事　上皆行之

龜鑑曰朝政有闕失許士庶以直言利害當講輪從臣而給札或以朕之耳目付臺諫或以不畏强禦責御史趙鼎有言四十事固足以見鼎之盡職而四十已行三十六尤足以見　高宗之善政增言事官置言事簿而聽言之路廣矣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

王觀　擢青苗　寵復　舉提　顧浩　杜充　並相

增入名儒講義　聖宋中興聖政卷之六

高宗皇帝六

建炎三年閏八月戊寅知平江府孫覿罷以言者論覿嘗建明王安石常平聚斂之法也時覿在平江拘催民間崇寧以來青苗積欠民苦其擾　上聞亟下詔除之　乙酉詔諸路復置提舉常平官指揮勿行用殿中侍御史趙鼎疏也　己丑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頤浩進左僕射同知樞密院事杜充守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御營使　參知政事王綯兼御營副使　淮東副總管靳賽以所部詣劉光世降光世因以爲將就統其軍人人皆喜　庚寅起

居郎胡寅上疏曰臣伏覩詔書以敵人侵淩備禦不給遂有移蹕之意右顧岳鄂左趨吳越安危利害下訪羣臣臣聞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令臣所陳不免追咎既往者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復收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故也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　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遥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敵兵深入陝右遠破京西漫不治軍略無扞禦盜賊橫潰莫之誰何無辜元元百萬

塗地怨氣上格日昏無光飛蝗蔽天動以旬月方且
製造文物縻費不貲猥於城中講行郊報朝廷動色
相謂中興敵騎乘虛直擣行在匹馬南渡狼狽不堪
淮甸之間又復流血逮及反正實位移蹕建康不爲
久圖百度頹弛淮南宣撫卒不遣行自畫大江輕失
形勢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如出一口存亡
之決近在目前凡此節次十餘條皆所謂舉措失人
心之大者也爲陛下計當如何而黄潛善汪伯彥顛
岐顧以乳嫗護赤子之術待陛下曰　上皇之子三
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重愛也曽不知　太
祖勤勞取天下　列聖兢業嗣守不敢墜失今也

宗廟爲草莽墟之陵闕爲畬鍤驚之堂堂中華荊棘生之赫赫帝圖他人營之本初嗣服既不爲迎二帝之策因循遠狩又不爲守中國之謀以至于令德義不孚而號令不行刑罰不威而爵賞不勸巡幸所至民以淮甸爲戒駐蹕所在人以敵至爲憂東南之州郡幾何翠華之省方無已若不更轍以救危亡則人心已去天命難恃雖欲羈栖山海跋履嶮巇臣恐非所以爲自全之計也爲今之策願陛下一切反前失而已則必下詔曰□□□□□□□□□□□□□□□□□□□□□□□□臣作君朕義不戴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

乞罷和議

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陣按行淮甸　上及荆襄收其豪英誓以戰伐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景從天下武勇之夫必響應而飇起臣不自量每切歎憤輒爲陛下畫七策爲中興之術其一曰罷和議而修戰略蓋和之所以可講者兩地用兵勢力相角利害相當之故也非強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議則於耿南仲何也　淵聖皇帝在東宮南仲爲東宮官歸依右丞李邦彥邦彥其時方被寵眷又陰爲他日之計既而　淵聖嗣極而邦彥爲次相金兵遽至城下遂獻和議南仲因附邦彥而沮种師道擊敵之謀於是

覆邦之患滋蔓而起分朋植黨必欲自勝主戰伐者李綱种師道兩人而已幾會一去國論紛然中原塗炭至今益甚者本緣南仲主持邦彥以報私恩不為國慮之所致其朋徒附合根株膠結寧誤趙氏不負耿門之所為也若以為强弱之勢絕不相侔縱使向前萬不能抗則自古徒步奮臂無尺寸之地而爭帝王之圖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罷絕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費斷而行之堅確不變庶幾敵人知我有含怒必鬬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期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昔北兵至澶州王欽若陳堯佐請幸吳蜀惟寇凖勸親征及成功

乞置行臺

之後欽若等羞恨無以藉口則撼　真宗曰當是時寇準亦豈有好計但是熱血相沃譬如博錢以陛下爲孤注耳使人君不明則欽若之言爲愛君而寇準之功爲幸勝矣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既定議講武則其餘庶常有日力不暇給者當置行臺以區處之今百司庶府其必不可闕者惟吏部戶部爲急誠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八路法慎擇監司而付之則吏部銓事亦復減省戶部所以治天下財賦也今四方供貢久不入于王府往往爲州郡以軍興便宜截用經常一壞未易復理竊觀行在支費每月無慮八十萬惟以榷貨鹽利爲無窮之源耳故臣謂宜

乞務實去虛

置行宮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審擇一處以安 太
后六宮百司以耆哲諳練大臣總臺諫守成法從事
郎吏而下不輕移易量留兵將以爲營衛命戶部計
費調度以給之陛下奉廟社之主提兵按行廣治軍
旅周旋彼此不爲寢居至於餽餉之權自宜專責宰
相而選委發運以佐行於下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
委劉晏以東南經制得人加以歲月量入爲出何患
無財三曰務實效去虛文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弱
率而丕變之者則在陛下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
事必修誓戡大憝不爲退計者必孝弟之實也遣使
乞和屢捐金幣不恥卑辱冀幸萬一者爲孝弟之虛

文也屈己致誠以來天下之士博訪策略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乃求賢之實也未見賢若不克見旣見則不能由之或因苟賤求進之人遂乃例輕天下之士姑爲禮貌外示美名者爲求賢之虛文也聽受忠鯁不憚拂逆非止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乃納諫之實也和顏稱善泛愛其說合意則喜之不合則置之官爵所加人不以勸或內惡其切直而用他事遷徙其人者爲納諫之虛文也將帥之才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庸奴下材本無智勇見敵輒

潰無異於賊與之親厚等威不立賜予過度官職逾涯將以汲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朴實用命之功者為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分屯在所置營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有義勇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為治軍之

虛文也慎選部刺史二千石必求明惠忠智之人使久於其官懲革弊政痛刈奸贓以除民害雖軍旅騷動盜賊未平必使寬卹之政實被於民固結百姓將離之心勿致潰叛乃愛民之實也詔音出於上虐吏沮於下誑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贍軍則厚裒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干涉軍須之具日日征求物物取辦因緣奸弊民已不堪乃復蠲其稅租載之赦令實不能免苟以欺之者爲愛民之虛文也若夫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其間則爲天子之實也陵廟荒圯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爲肉爲血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陛

乞大起兵

下戴黃屋建幄殿質明輦出房雉尾金爐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儼分儀式贊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甲甲而前搢笏出奏司晨唱辰正則駕入而仗出矣此則為天子之虛文也其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今宿衛單弱國威稍挫臣嘗言乞於諸路抽揀禁軍充御營正兵厚其月廪精加訓閱陛下自將之天子之軍既強則中國之變自弭則又命福建團結鎗仗各擇其土豪使部督之以俟興發命兩浙募水手并起諸州撩湖捍海等兵盡付水軍江東西湖南北募弓手以在官閑田給養命廣西及辰沅鼎靖於是教峒丁中簡其精銳分番起之屯戍襄漢以京

乞定根本

西淮南荒廢無主之田爲屯田招集兩河山東諸路流徙之人略依古法均節之擇強壯者訓習武藝使且耕且戰文武臣中有明習營屯之事肯自奮者因以任使於是時而兵不強敵不畏盜不息然後可以歸之天命無所復爲矣其五曰定根本自古圖王霸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而非建都之謂也按南渡六朝之遺跡則舍建康不可雖然欲謀進取則非堅坐不動之所能臣切謂惟襄荊爲勝誠能屯唐鄧襄漢之田以養新兵出廣西武陵峒丁并施黔獠軍築堅壘列守漢上阻以水軍經以正軍緯以弓手民軍牽制江黃呼吸廬壽則進取之基立然後陜

乞封建宗室

西聲氣血脉通達而騎卒可至川廣之富皆猶外府易以拱把臣願陛下先命呂頤浩杜充分部諸將過江廣斥堠治盜賊自以精兵二三萬爲輿衛陛下提比兵渡江而北緩轡而上遣使巡問父老撫綏提刃之餘民至于荆襄規模措置爲根本之地猶漢高之於關中光武之於河内雖巡歷往來征伐四出而所固守必爭而勿失者以荆襄爲重誠能堅忍奮厲坐薪嘗膽悠久爲之而不能濟則書傳所載周宣王漢光武之事皆爲妄言以欺後世無足信矣其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帝王爲治之道惇睦宗族強本弱枝所以鞏固基圖紹延佑命原其用心蓋

乞存紀綱五事

以天下為公而不以為私分也今宜於同姓中不間親疎選擇賢才布之中外廣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出衆者陛下宜留之宿衛夾輔王室其有克敵勘難之功者宜漸為茅土之制星羅而碁列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續國家如綫之緒使金人知趙氏之居中國者尚此其衆則其撲炎火之横心立異姓之詭謀庶其少息乎其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紀綱以遺子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紀綱以法祖宗一君子進衆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必退矣勢不兩立而於君子為難　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之

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汲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　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矣安石所教之小人方新而近其蕃息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時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捨盡輸之敵人耶夫以賢治不肖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法以不肖治賢此熙寧以後陛下之家戒㓰當今日否塞之氣充牣於中原陰長之滋勃興於西北非得希世異材上下內外迭任交用泰何由復而否何由

傾乎此綱紀國家之一事也又曰右文左武者有國不易之道今儒學衰息未有巨賢碩德屹乎朝廷以収運籌指蹤之功陛下所深恃以爲心膂爪牙者惟三四庸將耳夫此數人者以近時論之曾不足以當种師道之厮役况望古昔名將乎而偃蹇尨然當負重寄使平寇盜尚或未能其敢冀其向敵兵發一矢也自愧無以塞責則大言詭論以上欺睿聽慢辭倨禮以下視朝士謂今日禍亂皆文臣所致耳敵人方强不可與爭鋒必退避自保乘時而動又不鈐勒其衆動則潰潰則盜盜則招招則官反覆循環無有窮已其爲國家之害豈文臣所敢望哉臣願陛下委大

臣以腹心待近臣以禮貌常使南衙朝士氣勢重於此曹天下抱才自愛之人必願立於左右緩急之際必有能為陛下竭忠盡節不愧古人者矣故事宰相坐待漏院三衙管軍於簾外倒杖聲喏而過今見其分庭抗禮矣推此類非一日長不已陛下不為之別異表著是自削堂陛無復等威亦將何所不至哉此綱紀國家之二事也治天下者必取篤實躬行之士而舍浮華輕薄之人所以美教化善風俗　本朝自熙寧以前皆守此道至王安石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絕滅史學倡說虛無以同天下之習其習既同于今五十年士以空言相高而不適於實用今乃有身

爲從官而自陳磨勘乞覃恩轉官不以爲耻者矣推而上之見利必忘義貪得必患失遺其親後其君背叛篡奪便可馴致此明君之所甚畏而深戒者也今萬化之原本於陛下苟力行孝弟則天下之忠順者來矣好賢遠佞則天下之名節者出矣賞清白則貪汙者屏矣崇行義則奔競者息矣旌能實則謬誕者懲矣貴忠厚則殘刻者遠矣至於文辭之麗言語之工倒置是非移易黑白誠不宜任用以爲浮薄之勸也靖康二年著作郎顏博文佞諛張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讓及爲邦昌作請罪表則曰仲尼從佛肸之召本爲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

誑楚博文近世所謂能文之士也其操術反覆如此故廉恥道消四維大壞則社稷隨之陛下何利焉此綱紀國家之三事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聖人重信至於易死疑若太過鄙夫陋儒以智詐譎詭爲術者必忽此言然

眞宗澶州與契丹結盟契丹守之百有二十年不敢先動宣和宰相王黼一旦敗盟舉兵結遠邦伐與國取景德誓書還之天章閣天地鬼神所臨重誓自我背之遂使敵人得以藉口夫金國何憾於我哉皆契丹甚之假手借兵報滅國之怨耳失信之禍乃至於此孔子之言良不爲過而近日以來朝廷失信於民尤甚如所謂前降指揮

更不施行如所謂已差下人別與差遣承受既數奉行實難不曰略與應破指揮則謂不晚必又更改近在朝廷尚有此風遠而四方從可知矣百姓雖愚然習於知見必謂朝廷之令率皆誑我是心一萌姦雄得以誘之矣此綱紀國家之四事也郡守縣令者親民之官監司者統臨州縣之長既得其人必久任之以考功罪之實而施賞罰焉近日以來朝廷移易郡守監司無月無之殆不可勝紀謂其不才而罷之耶則曷若考慎於未命之前也顧恐未必然特出於用事者之私意耳民力已困財用已竭潰兵劇賊彷彿乎其間戎務軍須交制乎其上朝廷憂勞歎息而未

能救尚忍不爲擇忠信之長慈惠之師以撫綏之乎此綱紀國家之五事也臣夙夜思之得此七策於當世之務雖不能盡亦可見大略矣惟陛下動心加慮反覆而考焉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以爲今日難於前日安知後日不又難於今日乎往者雖不可復追不當謂不可爲者而遂已也今年之春雷電大震白虹貫日中有黑子錢塘之禍實先示象迺閏月金犯大火芒怒赫然九月朔旦日有食之車駕復有思患預防之行明堂遂虛陽德大弱錢塘受辱之地豈可再駐六飛人知陛下無興復之志威權日削無可瞻望投戈四起孰能止之令黏罕之强未如秦其得罪於

中國無人不怨則有甚於始皇之於六國也東南形
勢控帶江山兼有吳楚之地坤維嶺海提封自如非
如湯以七十里而起也而乞憐偷生之勢乃甚於楚
之爲秦役此臣所以日夜憤懣爲陛下痛惜而傷大
臣之過計也誠欲北向而有爲臣將見鋤耰慘於長
鎩奮臂威於甲兵舉四海惟陛下之用惟在陛下斷
與不斷爲與不爲耳五路事宜張浚已行措置令能
使淮南荊襄肘臂相應山東合從則敵人所守者數
千里之地兵分勢合批亢擣虛攻其不備多方以誤
之以十年爲期陛下必能掃除妖氛一清天步修上
京之廟貌拜鞏雒之神皋遂迓父兄歸安鳳闕再新

呂浩胡　惡元諂
頤罷寅　周曜跂

儀物永固皇圖巍然南面稱 宋中興其與惕息退
藏蹈危負恥豈不天地相絶哉疏入呂頤浩惡其切
直罷之 辛卯命尚書右僕射杜充領行營兵守建
康韓世忠守鎭江府劉光世守太平及池州光世仍
受充節度辛企宗守吳江縣陳思恭守福江口王瓊
守常州 壬辰監都進奏院周元曜自京太廟奉迎
藝祖以下神位九室往臨安元曜言升暘宮掛牌降
甘露 上謂輔臣曰元曜前態未革諂諛如此可勿
令上殿 己亥詔減福建廣南路歲買上供銀三分
之一以寬民力 詔諸路制置使惟用兵聽從便宜
餘悉禁止 庚午從官以下先行是夜大雨 上慮

禁衛髣若焚香禱天詰朝雨霽　壬寅　上幸浙西
初太白犯前星次逼明堂纔一舍　上心甚懼至是
稍北復歸黃道　上語宰執曰天之愛君猶父之於
子見其過告戒之及懼而改則益愛之王綯曰令夜
必益遠既而果然　劉光世上書言受杜充節制有
不可者六　上怒趣令過江且詔毋入光世殿門光
世皇恐受命光世以便宜復彬州編管人王德充前
軍統制時江浙人皆倚充為重而充日事誅殺殊無
制禦之方識者為之寒心焉　甲辰　上次鎮江府
參知政事王綯言此陳東鄉里　上命以金賜其家
宣撫處置使張浚自建康至襄陽留二十日召帥

張浚用曲端　上官悟斬劉豫使　日食退速

守監司令預儲蓄以待　上西幸浚方搜攬豪傑為用以新除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曲端在陝西屢與敵角欲仗其威聲承制拜端威武大將軍充本司都統制端登壇將士歡聲雷動　劉豫遣人說東京副留守上官悟令降於金國悟斬其使豫乃賂悟之左右喬思恭宋願與之同說悟復斬之　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所蝕僅四分未幾復退　上謂呂頤浩曰太史所奏日蝕旱而分深朕適以油盆觀之食淺而退速頤浩曰陛下嚴恭寅畏感格如此　壬子金人降單州取興仁府遂陷南京　癸丑簽書樞密院事周望充兩浙荊湖等路宣撫使總兵守平江府

不許高麗入貢

汪藻草詔得體

減損買絹

不肯歸過大臣

翰林學士張守同簽書樞密院事　丙辰高麗人請貢詔不許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草詔略曰壞晉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閉玉關而謝質匪用前規　上大善之以藻爲得體　敵攻沂州　己巳御筆朕累下寬恤之詔而迫於經費未能悉如所懷今聞東南和預買絹其弊尤甚可下江浙減四分之一以寬民力仍俵見錢違寘之法　壬申　上謂大臣曰有爲朕言移蹕浙東人情未孚宜降詔具述初非朕意悉出宰執庶幾軍民不怨朕既爲天子當任天下之責舉措未當豈可歸過大臣王綯曰古之賢君不肯移災股肱無以過此　草澤天文耿靜言太微垣正午推

熒惑退度

嘉趙鼎敢言

步令歲熒惑躔次方在巳未應至太微垣　上曰此人不深知朕夜以星圖仰張殿中四更親起見其已至昨夜已退二度半呂頤浩曰宋景出人君之言三而熒惑退舍或者疑焉陛下寅畏天應之速如此信傳記之非虛也　甲戌晝宿大合兵犯長安　殿中侍御史趙鼎為侍御史先是御史中丞范宗尹因奏事論鼎自司諫遷殿中非故事　上亦嘉鼎敢言故有是除　金國樞密院分河間真定府為河北東西路平陽太原府為河東南北路　冬十月丙子朔詔諸路按察官自通判至監司歲具發摘過贓吏姓名置籍申尚書省以為殿最即有失按而因事聞者重

發遣職吏為殿最

減膳應天變

上幸浙東

譴之　丁丑金人犯滁州　戊寅　上發平江府

癸亥　上至臨安府　丙戌執政登御舟奏事呂頤

浩曰陛下邇來聖容清癯恐以艱難聖慮焦勞所致

然願以宗廟社稷付托之重少寬聖抱以圖中興

上曰朕嘗夜觀天象見熒惑躔次稍差食素已二十

餘日須俟復行軌道當復常膳　庚寅　上御舟幸

浙東時內侍馮益以藩邸舊恩頗恣與張俊爭渡以

語侵俊侍御史趙鼎言明受之變起于內侍覆車之

轍不可不戒　紹興六年七月行遣　辛卯金陷滁

州　壬辰　上至越州　戊戌令東南八路提刑司

歲收諸色經制錢赴行在一曰權添酒錢二曰量添

収五色經制錢　張浚請幸興元　宋汝爲不屈

賣糟錢三曰增添田宅牙稅錢四曰官員等請給頭子錢五曰樓店務添三分房錢其後歲収凡六百六十餘萬緡而四川不與焉　宣撫處置使張浚至興元上奏曰竊見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號令中原必基於此願陛下早爲西行之謀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計斯可定矣　金人陷壽春府　修武郎宋汝爲奉詔副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使北請和行次壽春遇完顏宗弼軍不克與時亮會汝爲獨馳入敵壁奉上國書宗弼怒命執之欲加僇辱汝爲色不變曰一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辭死未晚宗弼顧汝

趙令𢧐死黄州　趙開理四川財賦

爲不屈遂解縛延之坐且問其邑里謂左右曰此山東忠義之士也以金帛酒食遺之命引至東平見劉豫汝爲曰願伏劒爲南朝鬼豈忍背主不忠於所事宗弼亦感歎遂留之軍中　庚子金人犯黄州守臣趙令𢧐死之都監王達判官吳源巡檢劉卓皆爲金所殺　辛丑張浚承制以同主管川陝茶馬監牧公事趙開兼宣撫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言蜀民已困惟搉率尚有贏餘而貪猾認以爲己私惟不卹怨詈斷而行之庶救一時之急浚以爲然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變路舊無酒禁開始搉之舊四川酒課歲爲錢一百四

金人渡江攻江西

十萬緡自是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緡　金人自黃州濟江江東宣撫使劉光世以為小盜遣王德拒之于興國軍始知為敵至遂遁於是敵自大治縣徑趨洪州

大事記曰敵之分道入海也不惟廬州之李會濠州之孫逆和州之李鑄無為軍之李知幾真州之向子忞洪州之王子獻臨江之吳將之吉州之楊淵撫州之王仲山袁州之王仲嶷建康之杜充越州之李鄴潭州之向子諲荊南之唐愨或降或走而張俊劉光世之兵亦遁矣豈獨江淮素無兵備哉亦習見兩河官吏被禍而無益寧畏敵而不畏

義也

癸卯李鄴被旨造明舉甲每副工料之費凡八千緡有奇上召大將張俊辛企宗示之曰是甲分毫以上皆生民膏血若棄擲一葉甲是棄生民方寸之膚諸軍用之當思愛惜時王綯在側曰陛下愛民如此凡百臣下當體此意

臣留正等曰斂人之財以爲殺人之器聖人忍爲之哉惟其扞敵禦難使斯民得遂其生所利有大於所斂者此所以行之而不疑也苟輕棄之而扞禦之効罔聞豈聖人之本心哉 太上皇帝以此戒諭諸將孰敢不竭忠賈勇以靖國安民爲任耶

沈與求論執政

罷諸州歲貢

聖訓一發而愛民馭將之方兼得之嗚呼休哉

詔右諫議大夫富直柔遇事敢諫皆合大體艱難之中賴其獻替可特轉一官報行天下使知朕優賢納諫之意 監察御史沈與求上書論執政過失改爲尚書兵部員外郎與求奏臣言苟不當宜黜不應得遷 上行其言甲辰擢與求殿中侍御史 盜入宿州通判盛修己守節不屈爲所害 十有一月乙巳朔金人犯廬州 丁未德音釋諸路徒以下囚罷郴州歲貢火筯襄陽漆器象州藤合楊州照子之屬初未行鈔鹽以前兩浙民戶每丁官給蠶鹽一斗令民輸錢一百六十六謂之丁鹽錢皇祐中許民以紬絹

歲輸丁絹

李綱自便

張浚增印錢引

從時價折納謂之丁絹自行鈔法後官不給鹽每丁增錢爲三百六十謂之身丁錢大觀中始令三丁輸絹一匹其後物價益貴令民每丁輸絹一丈綿一兩軍興丁少遂均科之民甚以爲患至是聽五等下戶以其半折帛半納見錢於是歲爲絹二十四萬匹綿百萬兩錢二十四萬緡 宋齊愈追復通直郎仍與一子恩澤李綱累經恩赦特許自便綱行至瓊州而還 戊申宗弼犯和州 宗弼即兀朮也 己酉宣撫處置使張浚以便宜增印錢引一百萬緡以助軍食其後八年間累增二千五十四萬緡浚又置錢引務於秦州以佐邊用 敵陷無爲軍庚戌又攻采石渡

金人渡江犯兩浙

知太平州郭偉屢敗之敵遂趨馬家渡　壬子隆祐太后退保虔州　丁巳敵陷六合縣又陷臨江軍又犯洪州　庚申敵陷眞州　辛酉　隆祐皇太后至吉州　壬戌金兵自馬家渡濟江攻溧水縣尉潘振死之

大事記曰方其幸維楊也使經理兩河之計行則敵豈能越三關四鎮而擣淮及其渡江也使防淮之議不格則敵豈能越大江重湖而攻我哉朝廷棄三路如棄土梗棄兩淮如棄敝屣使敵入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不戰而敗不守而陷二百年之天下不因民之怨叛而直失其大半可勝惜哉

癸亥敵犯太平州　甲子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在
鎮江悉所儲之資盡裝海船之江陰　丁卯金人攻
吉州知州事楊淵棄城去　隆祐皇太后離吉州至争米
市敵遣兵追御舟　太后乃自萬安捨舟而陸遂幸
虔州　敵分兵犯撫州又犯袁州　金人寇六安軍
又陷建平縣　杜充引親兵三千自江而北　己巳
上發越州次錢清堰夜得杜充奏我師敗績　上謂
輔臣曰充守江不利陳淬戰沒王瓔擁兵南遁金國
人馬必臨浙江追襲事迫矣卿等意如何呂頤浩曰
臣有一策望聖意詳度斷在必行　上曰如何頤浩
奏令若車駕乘海舟以避難既登海舟之後敵騎必

定航海議

不能襲我江浙地熱敵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正兵家之奇也 上沈吟久之曰此事可行庚午 上遣回鑾呂頤浩晚朝奏事 上曰航海之事朕昨夕熟思之斷在必行卿等速尋船遂決策趨四明

張匯進論曰兀术之下江南也朝廷豈不知其所利者騎也我所利者舟師與步兵也江浙之地騎得以為利乎此皆騎之危地也舟師步兵之利地也兀术有知豈肯致身於此邪若御駕親征諸路進討兀术之頭必獻于闕下矣而復望風之際車駕泛海朝廷自散為敵乘之得志而去此失於退

者二也

御史中丞范宗尹參知政事侍御史趙鼎試御史

中丞時密院惟張守獨員乃命宗尹兼權樞密院事

簽書樞密院事周望同知樞密院事仍兼兩浙宣

撫使總兵守平江府殿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為兩

浙宣撫副使與御營使司都統制辛企宗並守越州

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從　上行以俊為浙東制置

使　辛未金人陷建康初戶部尚書李梲與守臣陳

邦光具降狀遣人即十里亭投之宗弼喜曰金陵不

煩攻擊大事成矣宗弼入建康邦光率官屬出門迎

拜通判府事楊邦乂大書其衣曰寧作趙氏鬼不為

他邦臣既見邦乂不拜宗弼不能屈翌日遣人就邦乂以舊官許之邦乂以首觸指求死金將張太師者止之邦乂又遺書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幸速殺我 癸酉晚 上發越州 金人犯建昌軍兵馬監押蔡延世擊却之 甲戌通判建康府楊邦乂爲金兵所殺前一日敵將張太師與李梲陳邦光燕樂方作召邦乂立堂下邦乂見梲邦光叱之有劉團練者取紙書死活二字示邦乂曰若毋多言欲死趣書死字示我乃信邦乂奮前奪吏筆書字曰死敵相顧動色然未敢害是日宗弼再引邦乂邦乂不勝憤遥望大罵曰若北人而圖中土天寧久假汝行口

張用玠璘
浚吳吳

戚叛
方

口口口安得汙我宗弼大怒擊殺之剖腹取其心初
贈直秘閣官其子二人賜田二頃後謚忠襄　是月
張浚至秦州才數日即出行關陝參議軍事劉子羽
言涇原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吳玠之才於浚玠亦
素負材略求自試浚與語大悅擢為統制又使其弟
進武副尉璘掌帳前親兵　十有二月戊寅知鎮江
府兼浙西安撫使胡唐老為軍賊戚方所殺　己卯
上次明州　辛巳金人陷廣德軍　壬午金人犯安
吉縣　癸未宗弼自安吉進兵過獨杜嶺歎曰南朝
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　乙
酉宗弼犯臨安府錢塘令朱躍率民兵逆戰傷甚猶

上御樓船入海

叱左右負己擊敵守臣浙西同安撫使康允之棄城
遁保赭山時劉誨自楚州赴召在城中軍民推之以
守　己丑　上幸定海縣御樓船晚朝二府登舟奏
事參知政事范宗尹曰敵騎雖百萬必不能追襲可
以免禍矣　上曰惟斷乃成此事是也　詔行在諸
軍支雪寒錢自是遂為故事　金人陷臨安府有唱
言權府事劉誨欲以城降敵者軍民因殺誨是晚城
陷錢塘令朱蹕在天竺山亦遇害　癸巳　上至昌
國縣杜充所遣屬官直徽猷閣陳起宗至言充敗欲
引衆趨行在而路不通是日范宗尹聞臨安陷復還
見　上于舟中　乙未金人屠洪州　丙申浙西制

優容
忠讜

置使韓世忠知敵人不能久大治戰艦俟其歸而擊之　丁酉　上謂輔臣曰昨者從官同詣都堂鄭望之獨謂自古興王未有乘舟檝者所論未為通方王綯曰自崇寧以來大臣專權不容立異比者會議都堂更相詰難各盡所見無所顧避臣不意數十年後復見此氣象皆陛下優容忠讜所致望之自守所見乃朝廷之福也於是望之奉祠而去

臣留正等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皆當世名臣慶歷間同立于朝協恭和衷佐佑王室至於議論之際則各相可否不為苟同衍欲罷滕宗諒仲淹則爭之仲淹請備邊弼則以謂契丹必不至尹洙

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琦則是洙而非劉滬
仲淹則是劉滬而非洙非固相違也各極所見歸
於憂國愛民之心而已 仁宗皆倚之為治不以
其異同而有去留焉蓋天下之事安危成敗藏於
幾微之間豈一人之智所能盡惟議論往來可否
相濟而後歸於至當故事無遺策自熙豐間大臣
惡人異己有立異論者必力排而去之厥後士夫
皆為身謀無敢持異議於其間直臣賢士雖有忠
謀讜論弗克上聞此風一行歷數十年不能變馴
致 靖康之禍皆人臣尚同之罪也豈朝廷之福
哉鄭望之之異論是宜 太上皇帝包容而不之

唐琦擊敵不中死　曾悫罵敵

罪也　聖訓嘗云　朕仰惟　仁宗皇帝當時立政用人之事當置之左右朝夕以為法於斯見之

戊戌金人陷越州知越州充兩浙東路安撫使李鄴遣兵邀擊於浙江三捷既而寡衆不敵鄴乃遣人賚書投拜敵引兵入城以其將琵八為守親事官唐琦袖石擊琵八不中琵八詰之曰欲碎爾首死爲趙氏鬼耳琵八曰汝殺我奚益何不率衆救汝主琦曰在是惟汝爲尊故欲殺汝耳琵八曰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琦顧鄴曰汝享國厚恩今若此安得為人也罵色俱厲琵八殺之新通判溫州曾悫不屈敵執悫併其家殺之　己亥知平江府湯東野奏杜充

自眞州至天長軍與劉位趙立會合先是立知徐州朝廷聞金人入寇詔諸路兵援行在立以徐州城孤且乏糧不可守乃率將兵禁兵民兵納三萬人南歸會知楚州劉誨已赴召宣撫使杜充以楚州闕守命立率所部赴之立至臨淮被充之命兼程至龜山時金左監軍昌圍楚州急立斬刈道路乃能行至淮陰與敵遇其下以山陽不可往勸立歸彭城立奮怒嚼其齒曰正欲與金人相殺何謂不可乃令諸軍曰回顧者斬於是率衆先登自旦至暮且戰且行出沒敵中凡七破敵無有當其鋒者遂得以數千人入城立口中流矢貫其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軍士皆感

明州之捷

而後拔其矢　庚子　工發昌國縣　癸卯浙東制置使張俊與金人戰于明州敗之先是敵遣兵追襲乘輿至城下俊遣統制官劉寶與戰兵少卻其將党用卯橫死之統制官楊沂中田師中統領官趙密皆殊死戰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質率所部以舟師來助知州事劉洪道率州兵射其傍遂大破之殺數千人

通鑑曰明州之戰敵自高橋攻西門併兵並進勢亦亟矣張俊忠義實奮發於下令軍中之時始則清野閉關以拒其來終則開門迎敵以挫其鋭中興戰功自明州一捷始敵自入中國以來未有一人敢嬰其鋒至此而軍勢稍張矣

婁宿將數萬衆圍陝府守將李彥仙以死拒之且
告急於張浚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六